

几年前在剧组,有人找赵中刚拍《红楼梦》,他问我想不想写剧本,我在脑海中迅速转了一下《红楼梦》中的那些主要人物的故事线,再想想红楼人物与现代生活的关系,然后摇了摇头,我说以我的水平写不好。编剧一般都以其编故事的技巧而自傲,怎能面对一部可轻松挣钱改编戏轻易推掉?原因很简单,单纯从故事上看,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很难把握结构的作品,它是一部“生活流”戏,把握这样的戏,只能凭文学修养,编剧技巧使不上。另一个原因,从文学修养方面,随着年龄及文化背景不同,阅读《红楼梦》的体验也不同,年轻时可当言情故事看,看到少男少女打情骂俏便稍感满足,有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,可从意境上看看,《红楼梦》里有说不尽的文学酸楚,当然,知识越多,解读《红楼梦》的层面便越多,其中趣味,冷暖自知。而这正是编写一部流行戏的弱点,因很难有编剧可同时讨好这么多的人群。

这一次,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主创们搞的是时尚,即是从投机的角度看,也不是很明智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中确有一种中国古代豪门时尚的话,拿到今天,也会因其审美的边缘性而令观众不耐烦。细想一下,我觉得《红楼梦》还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成功的,那就是搞成根据每一个人物故事引出的话题剧,把一个家族故事,变成每一个人物在大家族中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故事,主讲每一个人物的生存策略,分析他们的成功失败荣辱,但这需要主创拿出勇气,不理睬红学家的意见,借古喻今,借题发挥而不是完全抄袭原著。但产生这样的勇气可不容易,在它上面花那么大力气同样不值得。

1900年时,中国遍地大家族,经常一个村子就是一家人,在新中国成立后,大家族因制度转型及经济崩溃而解体,而当代中国迅速地步入现代,《红楼梦》中所描述的生活方式,很难为人所理解,人们看着那一群衣食无忧、闲得长毛的人在院子转来转去,将发出疑问:这一群长舌妇聚在一起在干什么?那个女人堆里最稀缺的资源,超级宅男,我们中国文学形象中的叛逆之王——小宝玉,他为何不去当官、

冷笑在《红楼梦》的荒唐中

《红楼梦》原著的人物造型技法出众,但本质上仍是依靠同情吸引人,而当代中国电视观众因生存压力过大,自怜尚且无暇,同情别人当然更加勉为其难,叫他们去同情古人完全是想入非非,他们很难被古代富二代的痛苦所打动。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只是一种中国古代文人的压抑无聊的抒情方式,这种抒情方式颇具个性,可把唐诗宋词里传达出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,发展成一个枝叶繁茂的巨型故事,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洛可可风格,它其实更像那种波斯图案,只是更为啰嗦而已,这一点,只需读上两三百本中国古书便能了解。

我以为,《红楼梦》前几集拍得问题多多,亮相失败,但后面拍得还可以,只是这个老故事始终无法与现代生活取得联系,因贾府中既不像当代官场与职场,更不像国企与私企,它是已逝去的中国古代生活风情画,陈腐而无新意,当代中国人对那种旧生活方式缺乏好奇,宁可昂首向前,去了解与中国古代文明不同的现代文明,少有人会为旧文明的失去而肝肠寸断,因那一种旧文明守护者早已消逝如落叶,腐败成泥,了无踪影。

1923年2月7日,在郑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。杀害“二七”烈士林祥谦等人的祸首是前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,由于郑州机厂工头,后任郑州警察局副局长兼十四师副官张世荣的告密,8人被捕入狱,32人被通缉。其中汪庄

● 郑邑往事

杀害二七烈士的主凶伏法记(上)

王瑞明

友、司文德二人于1926年10月15日上午,被敌人绑赴刑场,斩首于五虎庙外,敌人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长春桥头电线杆上,示众七天。(今二七纪念馆塔内)

那么,残杀烈士的凶手是怎样在解放初被捕归案伏法的呢?笔者作为铁路人,为缅怀先烈,继承和发扬二七光荣传统并结合编撰史志,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,先后赴北京、长辛店、武汉、南京、苏州、福建等地查档、走访,收集整理了有关赵继贤怎样逃遁、隐藏、被逮捕落网、最终伏法的史料。

赵继贤早年在北京京师政法大学毕业时,正值军阀割据时期,因他善于吹拍奉迎,得到军阀吴佩孚、曹錕的赏识重用,先后被任命为直隶督军署军法课长、京汉临时军务管理局局长、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法处处长,1922年1月正式接任京汉铁路局局长职务。他

效忠军阀,当时,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,曾通报赵继贤,赵当面假意许可,还规定豫北段赴会工人发给免票,南段可挂头,二等客车各一辆,专送代表赴会。以此骗取工人的信任,但赵继贤暗中却玩弄两面派手法,一面答应工人的要求,准

许工人开会,另一方面于1月25日即电告吴佩孚,请求予以防范,怂恿镇压,其原电称:“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……未经地方官厅许可,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,不特影响所及,隐患甚虞,即此目空一切,荒谬绝伦,将来群众效尤,愈演愈烈,劣迹靡下,速予防范,确切监视。本路幸甚,地方幸甚。”吴接电后,撕去“保护劳工”的假面具,当即电令驻郑州、信阳的伪十四师师长靳云鹏,要他对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“予以防范,设法制止”。赵继贤勾结军阀于2月7日,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,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二七惨案”。他还亲自审讯关押在狱中的京汉铁路工人,动用酷刑,进行逼供。大量事实证明,赵继贤这个罪恶累累,对工人阶级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是制造二七惨案的主凶之一。

到了夜半时分,云退月明,成祖大笑道:“学士的诗才真可以说有夺天手段”。意思是说:嫦娥大概不愿让人们怀疑她,而撤了云帘,露出本来面目了。解缙的作词和构思,作,遂成为文坛佳话。

历史上月作《中秋不见月》词,并不止解缙一人,金陵王完颜亮擅作小词,某年的中秋月被云遮,他作《鹊桥仙》词云:“持杯不饮,停歌不唱,瞥见蟾宫出海。片云何处忽飞来,做许大通天障碍。愁眉怒目,星移斗转,懊恨倒锋不快。”一挥剑断此阴霾,此夜看嫦娥体态。一掷词构思也,很奇特,常言道:诗如其人,词中正表,现出了这位凶悍威虐的皇帝的威猛气势。

中秋赏月是我国的传统习俗。但是,如果偶尔来一个八月十五云遮月,赏月不见月,人们就会感到扫兴或者遗憾。不过,在诗人的笔下,却另有与众不同的看法。 ● 文苑撷英

中秋不见月

夏吟

明永乐时,有一年中秋节,明成祖设宴赏月。那天夜晚天空多云,皎洁的圆月被云朵遮掩,明成祖灵机一动,让在场的著名才子解缙作一首《中秋不见月》的诗。解缙未加思索,当即吟吟《落梅风》词云:“嫦娥面,今夜圆,下云帘,不着宫娥,拼个宵倚栏不去眠,看过过严寒宫殿。”这首词设想奇特,竟说嫦娥有与人约会的私情,故而下云帘进行遮掩,非常风趣。成祖听罢大喜,夸解缙不愧才子之称,并亲自与解缙碰杯同

饮。到了夜半时分,云退月明,成祖大笑道:“学士的诗才真可以说有夺天手段”。意思是说:嫦娥大概不愿让人们怀疑她,而撤了云帘,露出本来面目了。解缙的作词和构思,作,遂成为文坛佳话。

历史上月作《中秋不见月》词,并不止解缙一人,金陵王完颜亮擅作小词,某年的中秋月被云遮,他作《鹊桥仙》词云:“持杯不饮,停歌不唱,瞥见蟾宫出海。片云何处忽飞来,做许大通天障碍。愁眉怒目,星移斗转,懊恨倒锋不快。”一挥剑断此阴霾,此夜看嫦娥体态。一掷词构思也,很奇特,常言道:诗如其人,词中正表,现出了这位凶悍威虐的皇帝的威猛气势。

● 随笔

情伤

大仙

有一阵儿,人们老说“情商情商”的,我还以为是“跟情儿商量商量”的意思呢。去跟有学问的80后一打听,意思差远了。是啊,跟情儿能商量什么呢,要是跟情儿能商量,还要原配干嘛?跟情儿又能商量出什么呢?不就是把原配给灭了么。但我相信,世界上不只一人,曾跟情儿商量过,怎么去颠覆原配。要不现代社会,怎么连“第四者”都初现端倪,跟着第三者起哄架秧子?

情商的正解应该是“情绪智力”,主要是指人在情绪、情感、意志、耐力、抗打击力、马拉松式的抗衡力与电力般的判断力诸多方面的综合素质。一个情商强悍的人,比较擅长自我顿悟、心志觉醒、徐徐掌控、缓缓调节、坦然施展、欣欣向荣,必须特别擅长平衡走钢丝或脚踏两只以上的船如荡一叶轻舟。说白了,情商就是一个有情感的人,如何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。你有了商业价值,我们这些沾你躯体左右奔波、前后穿梭的人,也跟着有价值。生命不因你而相当动听,社会却因你而不乏和谐。

我对情商不感兴趣,但我对情伤深感兴趣。情商太刻板理性,事儿逼事儿逼的,不好玩,不愉悦人生,不愉悦人生将如何愉悦人生?情伤则充满娱乐,至高无上的灵魂八卦,绝望中透着一股“神啊,灭我吧”的浑然大气,坚贞的不靠谱,忠实的打靶,宁死不屈的,不折不扣的不着调!非理性的魔鬼终结者就是“非理性”!连性我都不搭理了,你丫还能把我怎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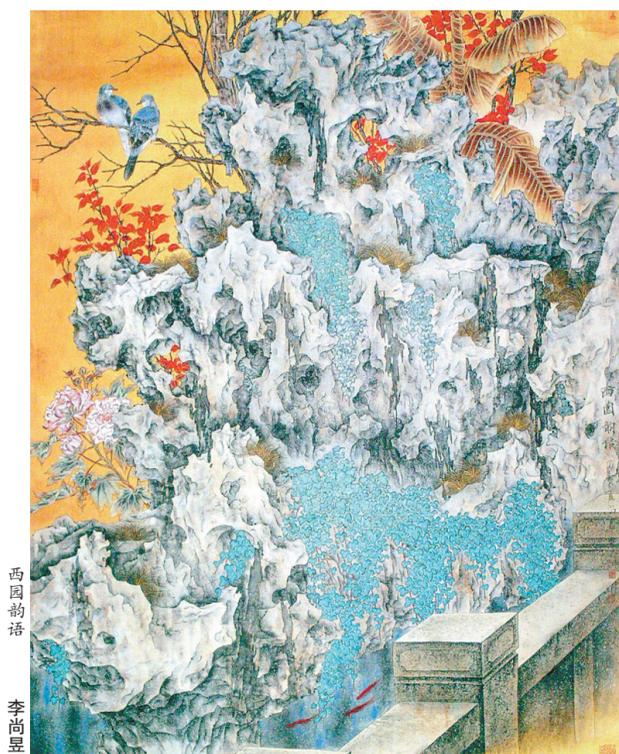
差答答的桂花悄悄情地开着? 王国强 摄影

王国强

影

着?

人世间的血肉之躯,皆被情所中伤。你没被别人中伤,也中伤过别人。一个人年轻的时候,要在感情上被中伤或去中伤别人,到老的时候,拿什么去祈祷,用什么去忏悔? 所以我说,情伤,是情商的精华,一个善于游刃情伤的鸟儿,才能跃然于情商之上,浩然而歌。歌云:大风起兮情飞扬,威加海内兮没故乡,安得雪上兮还加霜……



西园韵语

李尚昱

《染色灵魂》中的城市是一个大市,审计官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中年男人。经济大案频发,涉及的金量和人员构成,颇为惊人。面对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,主人公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了。为了搞垮

着,一腔热血和对腐败的满腔愤怒,想尽各种办法,搜集到了利益集团一伙贪赃枉法的证据。这部小说人物形象丰满。将审计的斗争、潜伏般的暗战、欲望的纠缠纠结在一起。政治场当然也是名利场,而

审计所反映的显然是最为复杂的人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优秀的审计官小说总是最能揭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、人际关系和游戏规则。历来政治角逐,无不是你死我活。尤其是到了审计这个层面,往往因雷暴之斗般的血腥与残忍,将使人不寒而栗。复杂的人性,各种力量、各类思想、各种角色,无不在《染色灵魂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好在主人公作为一个现代审计官,手腕非常灵活,可以说是一个软的更软,硬的更硬。他一心想要完成使命,面临种种复杂环境,看似随缘破解,其实不遗余力打击对手。主人公带

● 掌故

历史

陈永坤

是,“历史”、“史学”这些崭新的词儿,便应运而生。据《魏书·高昌国传》载,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(520~525年),高昌国王,曾遣使奉表,向北魏“求借五经、诸史”。《梁书·诸夷·高昌国传》也载,高昌国“有五经、历代史”。《梁书·徐擒传》记,梁武帝曾向徐擒“问历代史”。用“诸”和“历代”冠于“史”前,正说明当时史书的众多。又据三国时吴人韦昭所著《吴书》:魏文帝曹丕曾开玩笑问吴使赵咨:“吴王(孙权)颇知学乎?”赵咨回答说:“吴王……虽有余暇,博览书传历史,藉采奇异。”(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注)。这里的“历史”,虽和上引“诸史”、“历代史”同义,泛指各种史书,但其含义,显然要更广泛一些。这是我国史学史上,第一次出现“历史”一词。

我国史籍产生极早,但“历史”这个词的出现,却要比史籍本身的产生晚得多。在先秦时期,只有“史”字,主要指掌管记事的史官。汉代有“史记”一词,先是指先秦史官所记的史书,东汉桓帝以后,才成为司马迁所写史书的专名(《史记》最初名为《太史公书》)。这种情况,应是当时史在王宫、史书绝少、史学不发达的反映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史书数量猛增,史学空前兴盛,“史”、“史记”这些旧时有的简单名词术语,已反映不了客观实际,于

是,“历史”、“史学”这些崭新的词儿,便应运而生。据《魏书·高昌国传》载,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(520~525年),高昌国王,曾遣使奉表,向北魏“求借五经、诸史”。《梁书·诸夷·高昌国传》也载,高昌国“有五经、历代史”。《梁书·徐擒传》记,梁武帝曾向徐擒“问历代史”。用“诸”和“历代”冠于“史”前,正说明当时史书的众多。又据三国时吴人韦昭所著《吴书》:魏文帝曹丕曾开玩笑问吴使赵咨:“吴王(孙权)颇知学乎?”赵咨回答说:“吴王……虽有余暇,博览书传历史,藉采奇异。”(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注)。这里的“历史”,虽和上引“诸史”、“历代史”同义,泛指各种史书,但其含义,显然要更广泛一些。这是我国史学史上,第一次出现“历史”一词。

富鱼是个北方小县的文联编辑,文章写得阳春白雪下里巴人。编辑部主任郭力顺说,富鱼你继续这么写早晚成大家。郭力顺还说作家其实是上苍招募的一批勇者,他来观察和表述生活的,富鱼你先天下条件好,四棱子脑袋好适合当代作家。富鱼也很自信,平常写作极其勤奋,写了就给郭力顺看,听取郭力顺指点。每次郭力顺针对他的作品详细指出了,富鱼心中又开了一扇窗子似的,所以他很依赖郭力顺。可是郭力顺被文联主席老谈挤兑得喘不过气来,找找关系调市日报社做记者了。郭力顺一走,富鱼感觉很孤单失落。

大家和富鱼开玩笑,郭力顺走了你富鱼威望第一了,第一就是甲乙丙丁的甲,以后我们大家干脆管你富鱼叫甲鱼得了。郭力顺走了两天后,老谈把富鱼喊到主席室跟富鱼说:“编辑部主任就你干了,文联这几头大蒜里,接班人就你贴边,我好培养你,你也好干,听我吆喝你亏吃。”富鱼右手中指推了推眼镜,黑眼仁凝视着老谈:“爱谁干谁干,我不伺候你老谈。”老谈又吃惊又恼怒,把本来走得挺圆滑的思考步戛然而止。老谈眼睛盯上富鱼:“你说啥?你再再说一遍。”富鱼黑眼仁继续凝视老谈,把方才那话重复了一遍:“老子不伺候你,这个编辑部主任你愿意找谁找谁去。”老谈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,愤然而去。主席室是老谈一个人的办公室,富鱼的办公室是《紫花》编辑部。文联有两间办公室,一间做了主席室,老谈霸占着,另外一间包括编辑部、组织部、文艺部,加上财务一共有九个人挤在一起,郭力顺走了,还剩八个,九头鸟就变成了八头。老谈只是在找谁谈话的时候才叫谁上来。今天老谈找富鱼这头生蒜来谈话,谈得不愉快,老谈走了,主席室暂时就富鱼一个人了。富鱼得意地笑了,拈出一支香烟点上,吐出一串烟圈。然后站起身来拨弄办公桌上的电话,拨转乾坤的架势。他先打了两个北京长途,然后给铁哥们儿雷诺又打一个。“哥们儿,我今儿特别想喝酒,这是我

四方收罗来的古物,其中一根大石柱,田获稻说是从绍兴买来的南宋时期的瑞鹤祥云柱。整座建筑都是利用传统的材料,用传统的方法来复原。李政权说:“田总你行,如果整个五亩园都修复成这样,我敢说就是中国最美丽最具价值的古村落了。”田春酒说:“可是后续项目实施不了,单单修了这一栋,其他的老房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,再不抢救,只怕黄梅雨一来就都坍塌了呢。”李政权说:“田总出资抢救古村落,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才对吧,待者把他们安排在临湖的卡座。服务员就上了茶水和几样苏州风味小吃。李政权对油炸蚕蛹赞不绝口。老李一边吃着蚕蛹,一边看着窗外的湖面。田春酒指着夜色中的莲花湖说:“如果是白天,乘上小水船,沿着湖岸进入芦苇丛,绿生生的芦苇在风中摇曳,白鹭和天鹅在眼前掠过,风景是很诱人的。”李政权说:“有人说,中国的城市像欧洲,农村却像非洲,看看澄湖市的新农村,我看比欧洲也不差啊。如果全国农村都像这样,我们中国就强大了,总体实力就超欧美了。”田春酒说:“再继续奋斗二十年,实现城乡一体化,到那时,我们中国就真正强大了。”李政权说:“有人说,澄湖市前几年暴得大名,除了卫生、治安、小城镇建设、计划生育等工作确实搞出了成绩之外,奥妙之处在于其几乎天衣无缝、滴水不漏的接待工作。尤其对来自舆论宣传主阵地的客人更是不遗余力。”田春酒说:“这样的观点,我不敢苟同。历史将会证明,苏南模式的存在,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。从现在的华西、蒋巷和张田村,你也许还能看到苏南模式的影子,那就是讲团结,讲奉献,各尽所能,共同富裕。”

第二天,田春酒领着李记者来到正在修复的“善耕堂”,这是他们家祖屋的一部分。已经修好的一处回廊,柱子都用麻布包裹,网状的布条在风中飞舞。田获稻说:“在古代,都要用麻布把木头包裹起来,然后再上漆,这样柱子才不容易腐烂。”工地上分门别类地堆放各种古建筑中拆除下来的土砖、雕梁、匾额,脚下随便迈过的石桥、碑柱都是从

富鱼是个北方小县的文联编辑,文章写得阳春白雪下里巴人。编辑部主任郭力顺说,富鱼你继续这么写早晚成大家。郭力顺还说作家其实是上苍招募的一批勇者,他来观察和表述生活的,富鱼你先天下条件好,四棱子脑袋好适合当代作家。富鱼也很自信,平常写作极其勤奋,写了就给郭力顺看,听取郭力顺指点。每次郭力顺针对他的作品详细指出了,富鱼心中又开了一扇窗子似的,所以他很依赖郭力顺。可是郭力顺被文联主席老谈挤兑得喘不过气来,找找关系调市日报社做记者了。郭力顺一走,富鱼感觉很孤单失落。

大家和富鱼开玩笑,郭力顺走了你富鱼威望第一了,第一就是甲乙丙丁的甲,以后我们大家干脆管你富鱼叫甲鱼得了。郭力顺走了两天后,老谈把富鱼喊到主席室跟富鱼说:“编辑部主任就你干了,文联这几头大蒜里,接班人就你贴边,我好培养你,你也好干,听我吆喝你亏吃。”富鱼右手中指推了推眼镜,黑眼仁凝视着老谈:“爱谁干谁干,我不伺候你老谈。”老谈又吃惊又恼怒,把本来走得挺圆滑的思考步戛然而止。老谈眼睛盯上富鱼:“你说啥?你再再说一遍。”富鱼黑眼仁继续凝视老谈,把方才那话重复了一遍:“老子不伺候你,这个编辑部主任你愿意找谁找谁去。”老谈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,愤然而去。主席室是老谈一个人的办公室,富鱼的办公室是《紫花》编辑部。文联有两间办公室,一间做了主席室,老谈霸占着,另外一间包括编辑部、组织部、文艺部,加上财务一共有九个人挤在一起,郭力顺走了,还剩八个,九头鸟就变成了八头。老谈只是在找谁谈话的时候才叫谁上来。今天老谈找富鱼这头生蒜来谈话,谈得不愉快,老谈走了,主席室暂时就富鱼一个人了。富鱼得意地笑了,拈出一支香烟点上,吐出一串烟圈。然后站起身来拨弄办公桌上的电话,拨转乾坤的架势。他先打了两个北京长途,然后给铁哥们儿雷诺又打一个。“哥们儿,我今儿特别想喝酒,这是我



低调苏商,传奇亮相

西园韵语

李尚昱

李尚昱